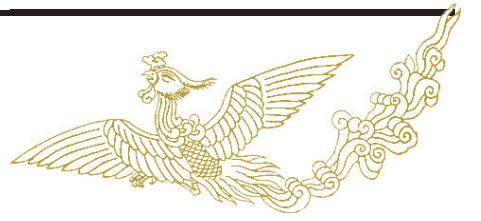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山更在青山外



去冬以来，四月有半忽然而过，神韵四大演出团相继凯旋，而去冬静候神韵如久旱之望云霓的心情，居然还没有“时过境迁”。特别是全球持续升温的神韵热自然是不可错过的主题，我们做了一整套的节目来全程追踪这一旷世盛典，因此我也得此机缘整日关注各地神韵演出之盛况，四个半月无一不沉浸于五千年神光的霞驳云蔚之中，与之离合殆忘人间世矣。那日看到神韵国际艺术团载誉而归的新闻，舞蹈编导陈永佳谈及旋将投入明年巡演之准备，中心忽有所动。盖于近来，吾常感光阴之速，今年神韵大幕方落，明年神韵筹备即始，能不使吾倍增时不我待之叹。而另一方面，自然还是因为意犹未尽，有如滕子京临江望仙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之类的喟然，却更多了一份神往，因为观看神韵于我而言，更是一种朝圣。

神韵之妙，妙在不可言说。你看得愈久，愈发有此体会。

譬如乐舞《大唐仕女》与《唐宫仕女》，俨然左揽明月，右顾朝阳；才歌《白雪》，又奏《阳春》。“大唐仕女”衣白如月，缀金丝团花，犹见汉魏之仙韵，又别开高华之气象。景则有类海外三山，乐则有金铁之声，舞则正大合节使人想见贞观。“唐宫仕女”锦衣霓裳，双环高髻，尽显上邦文明可与卿云相灿烂。景则帝宫庄严，乐则熙然冷然，舞则雍荣升降使人



如望开元。此皆尚可言说之处，譬诸江上之数峰，而其不可言说之种种，便是那望不尽的青山外青山，全在意象之外了。

又譬如乐舞《唐玄宗游月宫》与《李白醉酒》，同为醉酒遇仙，对月而舞，唐玄宗与李白太白各有不同。未遇仙时，一则高宴酒阑，倍添寂寥，一则空山月明，英雄落拓；及遇仙时，一则帝王遇仙，不胜艳羡，一则以仙对仙，从容揖让。仙子既去，一则酒醒梦醒，碧海青天，兴叹而已；一则诗成高卧，潇然出尘，真滴仙人。此皆尚可言说者，至于芸芸观众于彼一出世一人世间，自觉醒耶梦耶？真耶幻耶？个中滋味则种种不可说者，如何能一言以蔽之呢。

再如歌唱家耿浩蓝与杨建生，两人都曾演唱神韵原创歌曲《唤醒》，而于歌曲内涵之演绎却各有不同。望其气，一则宝相庄严，放大光明；一则天尊威仪，如大势至。闻其声，一

则天音浩荡，元气淋漓；一则沧海龙吟，太古传音。感其志，一则御宇洪钟，醒世天铎；一则十方法鼓，敲山震海。此亦尚可言说者，而闻者如遇醍醐灌顶，唯有泪下潏潏竟不能止者，又让人从何言说呢。

再如戚小春之二胡，双弦切切，引弓如诉，而李嘉荣之长笛，风日流丽，生机盎然；又或是九尺长绸，仙子舞之，则行云流水，如烟似雾。农人舞之，随秧歌声起，夭矫如龙……，神韵之种种玄妙，种种瑞相，种种不可言说，种种不可思议，便似隐没在江天云表的青山外青山，惟奇其心涤其虑，心领而神受以致以得。

且吾每置身神韵之场，仰见大幕拉开，驰骋千载文明，往来人回天上，穿越过去未来，辄倍觉人生如梦，历史如戏。转面思之，则吾今日坐此神韵之场，发千载之叹，又焉知不是梦中一梦，戏中一戏呢？且芸芸观者如我，孰非戏中人，又岂止旁观哉！如此，吾于人生之参悟当更进一层矣，而此所谓幻戏梦影水月镜花，种种无常之譬喻则又不足道矣。此又神韵之最不可言说却必要强为一说的玄机。

想来诸天应笑我，神韵如秘密藏，如无量海，小子无知，一掬在捧，强做解人，不若就此搁笔，却忽然想到昨夜新雨，晨起徐步道上，遥见青山更在青山外，惟愿同诸君与神韵相期明年。◎(文/宋紫凤)

《真善忍美展》赏析——《我是谁》

大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海浪来回往复、洗净一次次轮回的记忆。白衣女子透明纯净，如天使掉落人间；象征来自天上的生命，千年轮回中已经不知真正自我是谁。《轮回纪实》一书和大法书签则提示了轮回的目的地与回升的希望。◎



图:董锡强 文:周怡秀整理
《我是谁》，董锡强，油画。画布；尺寸：30X40in，2011

正体竖排书的味道

吾欲得正体竖排书籍久矣，然大陆简体充斥，正体书殊不可得。吾每逛书店，则四顾寻觅，每每怅然而回。尝求诸台港，亦难以成就。

近日偶涉网购，方知有正体竖排古典书籍出售，欣喜之余，随趋而购之，旬月间已购得李太白、苏轼、杜甫、王维等子集和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史记》等典籍，花银数千。

古典书籍，以正体竖排为正，传统皆宣纸线装，现今多胶板印制。胶板虽印古籍，已去传统甚远，然因价廉，与吾财力相得，也聊慰向古之情。

尚与一文人聊，其曰：某次于机场书店，睹线装宣纸版《红楼梦》，把玩久之，终放弃，因需银数千，实力有所不逮也，今日尚引以为憾。吾深有同感。近购得竖排正体宣纸线装版《史记》一套，于人所感与胶板书殊甚。不言其诗文锦绣，但摩挲把玩之，已觉古意扑面，即粗人于此也生雅致也。也尝听一妙龄少女言说：平素乃疯丫头也，一日试穿汉服，忽然收敛而成淑女。此也与观古籍类同也。盖因中华古典文化皆具足修心养性之功，世人多称中华文化乃神传文化，确实神奇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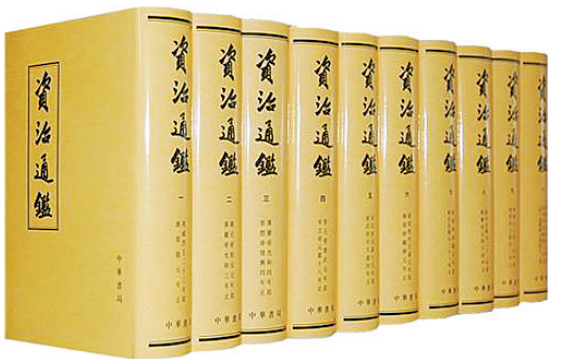
除却港台，今人能尚正体古典者鲜矣。吾购得古籍若干，方检视把玩，同事见之，惊呼曰：哇，了了了，能视古典正体呀！吾且喜且叹。喜者，人尚能以视古典为稀贵，即知中华古典之深秀；叹者，堂堂中华古国，几十年尔，竟然鲜有能视古典者。吾不过尚古，已为稀奇，可见中华文化被破坏深且广矣，实悲哀也。所幸尚有港台传承，方使中华文化有回归之日也。

智者曰：民族之亡败，必自传统文化始。向者，蒙古、满族铁

骑纵横，然数百年后，均被汉族文化同化，即为文化与民族关系之明证也。文字，乃民族文化之核心载体，破坏传统，必从文字下手。自简体字蔓延，国人与中华文化之联系已割裂矣。以此观之，以简体字代正体字，意在割裂吾人与中华传统之联接也，用心可谓险恶也。今人崇尚西化，实舍本逐末也。西人之字乃拼音字母，望之不类生灵，就之了无深意，不足以表天地人之神奇，难得与中华文字比肩而立也。今之西人，稍近中华真古典，即崇拜有加，实西人之有识者也。

同理，回归传统中华文化必回归正体文字。以简字承载古典文化，如破布裹美玉，实难为也。吾积年存有若干古典书籍，皆简体字版，虽较之其余书籍雅致，然总觉得味道不纯不正，是以，意长决决不快。古人造字皆有深意，简省文字笔画，犹如断肢破面，实不忍视也。或曰，断臂维纳斯美甚！以吾观之，维拉斯之美非因其断臂，乃因其形象、气质甚美，虽断臂不能掩之也，众人以表象议之，实荒唐谬也。清末社会已入病态，故众人以病梅为美，实心灵扭曲也。古人曰完美完美，不完整者即不美，信矣！

比如“进”字，正体为“進”，即越走越佳方为進。今者以简体进代之，越走越入暗井，岂不谬乎！再如“爱”字，正体为愛，中有心字，意为用心于对方为爱。今之简体，爱已无心，意即所爱已非发自内心也，故今人动辄说爱，其实已无真心，今日海誓山盟，明日即分道扬镳。以此观之，简化文字非



至于简化外形，实乃惨灭精神也。

今之文，主流乃简体，故不得不为之也。吾不忍工作之余还被简体字残破，故以正体竖排古典疗心养神，也稍慰平生之志。一卷在手，得以体圣贤之雅思，也良难得也。圣贤者，巍巍如高山，吾辈自是高山仰止。然则，吾之境虽不能达于圣贤，心向往之，庶几也可稍稍近之，足矣。

抑或偶有所感，即会心一笑，也怡然自乐。李白曾有“片言苟会心，掩卷忽而笑”之语，吾虽不屑，也能仿诸仙人一笑，不亦乐乎。

况正体竖排，由右向左，颇含韵味。古有男左女右之说，以右起始，盖古人实尊女也。女者，主生产繁衍也，古人尊崇之，乃合天道绵绵不绝之意也。今者污古人轻视女人，实谬也。吾体古人之意，乃尊妻曰老婆大人，得其一笑加一批语曰：傻子，痴人也！

由上至下读之，也含天地人才之意也。吾蜗居斗室，揽卷可俯仰天地，知人之所位，傲天地之无穷，窥造化之奥妙，然后，明所以为人，当秉真诚善意，宽以待人，严以克己，知足常乐，知恩图报，如此，则渐丰人之妙味，近神之气质也。

吾之体正体竖排之味者，暂于此也。放古典之沧海，得一粟，于海虽微，于己也可也。或曰，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。是也是也。◎(文/卢文)

周景王铸“无射”钟 误性命

公元前 522 年，春秋时代周王朝的国君周景王（姬贵），想造一套名叫“无射”的大型编钟，其中包括原来没造过的体积更大、声音更低的大林钟，加之其上像个罩子似的。为了这件事，周景王先征求臣子单穆公的意见，问他对造无射钟这件事有啥看法。

单穆公的意见

单穆公说：“不行！前次铸造大钱（重币）已经耗损民资，如今又铸大钟，无异雪上加霜，会使耗损加重，增添人民负担，这样下去对国家不利。

钟声是为了让人听的，满足所谓的听觉。钟声太低，耳朵听不清就无济于事、不算钟声了。这就好象眼睛看东西，谓之视觉。目光所能识别、辨认、欣赏的，其范围不过数尺，色彩不过丈余；耳朵之所以能识别、辨认和欣赏“和声”，在于音阶、节奏、曲调之变化。而分辨这种变化，也不在一个人的听力范围之内。何况先前的国君制钟，‘大不出钧，重不过石。’大不出二尺二寸半，重不过一百二十斤，所以特别慎

重。王上要铸造的这口无射钟，它是阳声之细者，而加在上头的大林钟，它是阴声之大者，使细声抑而不闻，发出的声音必听不见，还是不做为好！”

司乐官的看法

周景王不听，又去问乐官伶州鸠。伶州鸠说：“这不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。不过我听说一国的政治教化就像音乐的作用一样。音乐以和谐为极致，聆听和谐的乐曲，能使人心情平和宁静。那么乐曲中所采用的音符、调子以及附带的一切因素，均得相互搭配，符合和谐的准则；而个别乐器音律的调整，也就是为了达到整体演奏时，音乐和谐为目的。音乐中的音阶高低、音域的宽广度，都依着不同的乐器而有一定的制定标准。

古代的神瞽（盲人乐师），是能以乐而知天道者，他的重要职责之一，是考核中和之乐音，度量音阶、旋律，然后制定乐理，以此度量音律，核准钟磬、琴瑟、笙簧、箫管、瓦缶（瓦质打击乐器）……等等乐器

的音域，并作为百官行礼作乐的规矩法度。也就是说要设定最好听的乐音范围（从某个音到某个音），提出它的普世标准，决定某个乐调的标准音有多高，再用这个标准来调各种乐器。调试准确了，这些乐器奏出的音乐，就进入中和的最高境界。中和之所聚集就叫做“正声”。正声相安互补就叫做和谐，和谐的音乐是正声不相逾越，听来才能使人心情平和宁静。

在这种心态下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努力生产，不断增长财富，国家税收逐日好转，如此一来，政治清明、百官有道有法，各展所长，社会秩序井然，国力当然日渐强盛。”并给周景王讲了许多音乐的理论，用这些理论去比喻治国的道理。

但是，周景王不听，仍坚持己见，继续铸造“无射”钟。

次年，钟造好后，乐工们都说钟是“和谐”的，而伶州鸠却不以为然。他说：“音乐是心志的表彰，钟是发音的器物。天子考察各地风俗，心有所感因而制作乐曲，用乐器来汇聚心，用声音来表达

它。如果乐器虽小而发音却不会过于纤细，宏亮而深沉；乐器大，发音却不嫌粗犷，清新而悠扬，那就表示一切和谐。一切和谐，美好音乐的作用才算完备，大乐告成，上上下下，莫不安乐，所以叫“乐正”。那样一来，完美和谐的声音，自自然然“入耳”、“驻心”，心底宁静平和就快乐。

如今王上所铸之钟，阴声超过正（阳）声而有害于主；耗费超过限度而有害于财；正声被妨、资财被耗有害于乐。本音被抑制，又加以罩上的它音，这种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，绝非人耳所能接受，这不是和谐。现在这个无射之声为上头的大林钟所抑，听来粗犷，时日一久，天子的内心可能承受不住，你想，他的日子能够长久吗？”

两年后，公元前 520 年，周景王去世。后来史官对这些事所做之结论是：这套钟果然不和谐。

看来，音乐不只是抒发感情、发泄情绪、表达情意而已，它的正与不正，关系着一国的治乱、社稷的安危以及个人的心境与健康，是严肃而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！这故事里，先秦早期的儒家正统思想，告诉我们听中音、纳和声，出嘉言，修正德，才是中正之道。再回头看看目前社会上的所谓流行音乐风潮，你能不忧心忡忡吗？◎(沉思/整理)